

年誌書寫：論劉克莊「自壽詞」的 自我形象

余筠珺*

摘 要

詞體與流行文化有密切的連結，具有抒情、社交以及娛樂等實用功能；詞人的創作目的從「應歌」到「應社」，甚至成為節慶祝壽的社交餽贈。壽詞從「壽他」轉向「自壽」的對象轉移，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新形式。本文從宋元交際應用類書「慶壽門」的分類觀念切入，討論時人對壽詞的認知。其次，探討劉克莊歷年「自壽詞」所展現的生平經歷及心境轉折。文中指出劉克莊習慣編寫甲子的時間意識，源於對作品傳世的自覺，並就朝官、儒士、隱逸高士等自我形象的選擇，歸結劉克莊如何透過「自壽詞」，在新變中張揚自己的狂豪之氣與怨怒之音，形成風格獨具的「後村別調」。

關鍵詞：劉克莊、後村別調、慶壽門、自壽詞、宋詞變體

* 京都立命館大學アジア・日本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員、中國文學專攻非常勤講師。

Compiling Annals: On the Self-Image in Liu Ke Zhuang's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She Yun-Chun

Research Fellow an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sia and Japan
Research Institu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Abstract

The style of Ci liaised closely with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served practical functions such as sentimental expression, social intercourse and entertainment. However, the purpose of Ci had shifted from creating a convivial atmosphere for gatherings to social activities of, say, poetry clubs. Ci works even became the gifts that poets presented at celebratory feasts. This talk deals with Liu Ke Zhuang, a renowned poet who flourish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his life and the self-image he manifested in his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The receivers of Ci-poetry for birthday congratulation had changed from the hosts to the Ci writers themselves, which implied that Ci-poetry had become a new literary form for expressing one's sentiments and ambitions. This variant of Ci happened to be suitable for Liu to exude his bold and unconstrained temperament as well as to vent his grudges and wrath.

Keywords: Liu Ke Zhuang, Hou Cun Bie Diao, the category for birthday congratulation,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the variant of Ci

年誌書寫：論劉克莊「自壽詞」的自我形象*

余筠珺

一、前言：由「壽他」到「自壽」

「壽」以「年」為計量時間的單位，具有雙重象徵意義：其一、明確的時間意識；其二、祈願能延年益壽。在祝壽文學中，「壽他」往往承擔起祝賀的功能，以吉祥語來傳達，強調對現世安穩的禮讚。當書寫題材從「壽他」成為「自壽」時，創作者便不再需要考慮特定讀者（壽主）的接受和反應，也就不再需要特別經營「壽」的祝福寓意，而能回歸抒情自我的主體性，強調自我在面對「時間」的各種反省與紀錄。換言之，祝壽文學的「壽他」發展了「祝」的層面，成為著重於社交功能的實用題材，而「自壽」則凸顯了個人對「年」的時間意識。南宋之際，寫作壽詞的風氣盛行，宋元之際類書也將祝壽詩詞進行歸類，「自壽詞」亦成為其中一個門類。¹劉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指正，拙文初稿發表於 2016 年河北大學詞學國際研討會，並於 2017 年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公開講座獲得許多寶貴意見，受益良多，謹申謝忱。

¹ 目前祝壽詩詞的討論相當豐富，壽詩研究如《詩經》向祖先頌德祈福的信仰意義、《樂府詩集·燕射歌辭》之宮廷宴饗的上壽歌等，參李紅霞：〈論南宋壽詞的分型及特徵——兼論祝壽文學的歷史演進〉，《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3（2005.5），頁 87-88。壽詞研究，如劉尊明統計南宋存詞約 2374 首，以魏了翁 100 首最多、劉克莊和劉辰翁各 89 首次之，並介紹壽聖詞等應制之作。見氏著：〈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論中國古代壽辭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2（1993.6），頁 56-76。然論自壽詞，則以劉克莊 38 首為最夥，周紫芝〈水調歌頭〉自稱是最早有意識寫作自壽詞者，據黃文吉指出晏殊、米芾較早作自壽詞，其他如向子諲、趙鼎皆早於周詞。見氏著：〈壽詞與宋人的生命理想〉，《黃文吉詞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3），頁 86。至於洪文華則指出壽詞的功能與內容，包括稱觴祝壽、歌頌親情、人生感慨、抒懷言志，而後二者為自壽詞側重的特點。見氏著：《辛派三家壽詞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27-33。本文以此為基礎，從宋元類書「慶壽門」再探時人對祝壽的認知，

克莊（1187-1269）為目前留下最多「自壽詞」的宋代詞人，《後村長短句》收錄劉克莊從 52 歲至 81 歲共 19 年的 38 首「自壽詞」，本文將從劉克莊「自壽詞」作為切入點，一方面透過「自壽詞」所具有的時間意識，勾勒劉克莊個人生命史；一方面討論劉克莊如何改變詞體歌兒舞女的情境，將「自壽詞」作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新形式，融會「性情說」的詩學觀來完成詞體的新變，表達自我的個性和形象塑造。

劉克莊，福建莆田人，生於宋孝宗淳熙 14 年（1187），卒於度宗咸淳 5 年（1269），享年 83 歲，著有《後村先生大全集》196 卷，於南宋中晚期執文壇牛耳，「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²，兼擅各體文類。目前劉克莊研究以詩學理論及創作最多³，亦有學術背景的討論⁴，其中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考述劉克莊家世、交游、詩文集版本，並進行詩歌分期，且以愛國詞人視之，言簡意賅。⁵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後出轉精，從劉克莊的家族和地域認同、江湖到魏闕的身份轉換，凸顯其文學養成、地方鄉紳引領文壇的影響力，透過文人生存的場域勾勒創作心境和風格呈現，突破了詩歌分期的界線。⁶然而今人研究多以詩人劉克莊的形象著眼，諸家對《後村別調》的討論僅點到為止。⁷王偉勇指出《後村別調》所抒發的多為個人宦海沉浮的感慨，古今論者所稱道的愛國襟懷，「宜自其輪對奏事、為官

以此聯繫至劉克莊「自壽詞」的書寫特點。

²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194，頁 7548。宋·劉克莊著，向以鮮、王蓉貴編：《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亦載全文，然無箋注，故本文以辛更儒校本為主。

³ 論者指出劉克莊詩學早年師法晚唐、後入江西，強調性情說；詩歌創作用典繁複、以散文句法入詩，時流於淺率。參王明見：《劉克莊與中國詩學》（成都：巴蜀書社，2004）、景紅錄：《劉克莊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王錫九：《劉克莊詩學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7）。王述堯：《劉克莊與南宋後期文學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⁴ 王宇：《劉克莊與南宋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7）。

⁵ 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

⁶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⁷ 詩人形象如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240-256。而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頁 245-263、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頁 130-131。二書關於《後村詞》的篇幅並不多。

舉措及詩歌」尋取，詞中實不多見。⁸目前後村詞的舉例分析，仍多從少數關懷家國的作品著眼，因此本文嘗試呈現詞人形象的劉克莊，以其歷年「自壽詞」為主線，輔以後村詩文、史料，由詞的角度來描述劉克莊宦海沉浮的各種心境轉折，隨著「自壽詞」明確的編年，分析劉克莊自我形象的多重面貌，而不僅止於強調愛國詞人、辛派詞人等既存印象。

《後村詞》近 260 首，52 歲以前的編年詞只留下不到 10 首，換言之，劉克莊 52 歲以後開始寫「自壽詞」，年年「自壽詞」的時間跨度，涵蓋了大部分的編年詞作，加上劉克莊的詞作書寫內容多涉個人政治生涯，橫跨理宗、度宗兩朝，幾與晚宋政治史相始終，因此劉克莊「自壽詞」研究可以貫串其人後半生平。此外，「自壽詞」能呈現作者內心所認為的自我形象以及性格底蘊的特質，這兩者時常呈現矛盾的情況，例如劉克莊自述「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他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⁹劉克莊自知進取之心強烈，詞中卻以不在乎官場的隱者形象自居，這兩種對反的自我認知，根源於劉克莊在現實遭遇所引發的怨怒之音，而劉克莊包括「自壽詞」在內的作品，大量的甲子紀年除了具有明確的時間意識，也出於對作品傳世的自覺。下文將討論劉克莊壯年到暮年的生日在心境上的轉變，由「嘆老」漸入「慕壽」、「求壽」，發掘詞人如何藉由生日這個特殊節慶的儀式，反覆書寫其對生命事件的觀照與反思，並由此討論「後村別調」¹⁰的書寫特色及其新變。

⁸ 王偉勇：《南宋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395-396。

⁹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29，〈與鄭丞相書〉其十，頁 5241。

¹⁰ 後村詞有三種本子，存詞數量及編次皆不同，分別為《彊村叢書》本之《後村長短句》、陶湘《武進陶氏涉園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之《後村居士詩餘》，以及清代以來最通行的毛氏汲古閣《宋六十一名家詞》本《後村別調》。見宋·劉克莊著，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前言」，頁 6。錢仲聯箋注本亦有 1982 年臺北大立出版社之版本。本文採用錢注本，底本為《彊村叢書》本，然文中依舊通稱為《後村別調》，取其「別調」之雙關義，以此指稱後村詞為「宋詞變體」。

二、宋元時期對壽詞的認知

祝壽活動由來已久，《詩經·豳風·七月》已有：「為此春酒，以介眉壽。」¹¹而一般公認南宋是祝壽詞蓬勃發展的時期¹²，由於壽詞創作之盛，因此宋元的兩部詞論《樂府指迷》和《詞源》亦針對壽詞進行創作原則的反省，壽詞這類社交應酬的題材，於是正式進入文學批評的視域。兩位詞論家皆指出壽詞最難寫得好，如沈義父《樂府指迷》說：

壽曲最難作，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春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¹³

張炎《詞源》指出：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為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¹⁴

壽詞旨在針對特定對象傳達喜慶祝福的話語，具有實用功能，由於題材容易千篇一律，形成固定的格套，因此要避免使用「壽香」、「老人星」等俗詞熟語，而過度強調富貴、功名、神仙、壽考等主題，也會顯得俚俗、阿諛或荒誕。寫作壽詞要能「形容當人事業才能」，切合壽主特質，且傳達祝福之意，意象和內容更要「無俗忌之辭」以避俗就雅。可以說，壽詞在內容意旨的傳達上，受到多重限制，也因此「最難作」。

沈義父、張炎所強調的是「壽他」之作，而隨著「壽詞」的書寫方式不斷推陳出新，「壽他」、「自壽」到宋末元初已成為應用類書編纂的重要門類，全建平將這類

¹¹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定：《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285。

¹² 清·許昂霄：「南渡以後，最多介壽之詞。故玉田云然。」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頁78。

¹³ 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頁78。

¹⁴ 宋·張炎著，夏承燾校注：《詞源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頁28。

收集啟筭活套的書籍稱為民間交際應用類書¹⁵，如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之「慶壽門」，丙集分類為：

事實、慶壽年甲事實、排日事實、啟筭。¹⁶

丙集的「事實」主要是依各歲、各月日的語典或事典，載錄一些提供讀者參考的古語詞彙，並且收錄一些祝壽的贈答啟筭，作為日常生活應用的「活套」。丁集分類為：

壽詩、壽詞、排年詩詞、排日詩詞擷英。（《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頁 231-265）

丁集多選錄文人的祝壽詩詞，以作為參考範例。「排年詩詞」之「排年」，選錄五十歲至百歲「壽他」的寫作範本，由此推測，宋元時期除了每年生日，實際稱頌他人之「壽」，是以五十歲為基準。如果就「壽詩」、「壽詞」的細部分類來看，「壽他」之作仍是「慶壽門」的主要選錄內容，例如「壽詞」分為：

宰相、省官、朝官、諸使者、路官、幕官、文官、土官、縣官、閑退、婦人、親族、自壽、借物為壽。（《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頁 241-251）

「壽他」在壽詞所佔的比例最高，並且會依壽主的官階、身份進行區分，顯見不同的親疏對待關係，各有相應的社交禮儀。就排序來看，「婦人」、「親族」在「壽他」之中位階最低，且不再區分身份。「壽他」之外，亦可見「自壽」詩詞在宋末入元後的類書編排已自成一格，而「借物為壽」則透過詠物完成祝壽的社交功能。這些類書「慶壽門」的編纂意識，反映古代社會的社交禮節。至於「啟筭」則反映了壽禮、祝壽詩詞、書信往返的情況，例如明初刊刻的類書《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中收錄送生日賀禮以及回謝的啟筭。¹⁷從「生日送儀物筭」（參圖一）知道當時送的是柔毛一牽、麥粉十石等生活必需品。至於「生日送星香狀」則是專門賀壽的禮品，「星」

¹⁵ 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¹⁶ 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187-188。

¹⁷ 元·不著撰人：《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別集〈生辰慶賀啟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6，頁 816。

為老人星的畫軸，「香」為蓬萊香，同時奉呈長壽麵和〈千秋詞〉一闕，皆有祝賀長壽的寓意。從中可見祝壽活動在餽贈賀禮時，也會呈上壽詞一首。這兩函書札範例皆附上「回謝笥」，或記錄回謝原由、或回贈儀物並附詞一闕，最末簽署日期，完整呈現了賀壽禮和回謝禮的具體流程。



圖一 生日送星香狀／生日送儀物笥

劉克莊也有生日回啟，感謝寄來壽詩、壽詞。¹⁸而回謝函常以文人唱和、次韻的形式回應，例如《後村長短句》中劉克莊與劉希仁（字居厚）唱和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慶壽，二人的唱和往往三和、五和，乃至十和，舉例而言，〈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五和〉¹⁹非一時一地之作，反覆用前韻創作，如此一來，生日唱和詩詞某

¹⁸ 宋·歐陽守道〈題方山長《鄙能小稿》〉：「今別先生兩年，見君寄壽先生致仕後詞曰：『但有門生來集序，已無省吏催詞草。』而先生手啟謝君曰：『學廣文多，筆精墨妙。以歲寒之誼，為晚景之榮。』君今年甫四十有一，而先生垂八十矣。」見氏著：《巽齋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2，頁3。劉克莊78歲致仕後，方山長寄來賀壽詞，後村亦致謝回啟。

¹⁹ 淳祐4年（1244）劉克莊時年58歲，陸續和劉居厚韻，乃至五疊，詞有〈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

種程度上已落為二人切磋詩藝詞技的一種憑藉。正因為慶壽文無多少實質內涵，應酬的功能凌駕於創作，加上壽詞的和作往往同題發揮，內容意趣過於相近，對照之下，「自壽詞」由於面向自身，雖然也限定在自壽的條件項，卻更能自由發揮。如果將前述宋元類書「排年詩詞」五十歲稱壽的概念放到「自壽詞」，將會發現「自壽詞」的寫作也大概是在五十歲左右²⁰，而且第一首自壽詞經常會總結前半生的經驗，具有回顧的特質。例如宋元遺民劉辰翁（1232-1297）五十歲的自壽詞²¹，〈摸魚兒·辛巳自壽年五十〉云：

是耶非、吾年如此，更癡更悔今昨。狂吟近日疏於酒，轉似秋山瘦削。渾未覺，恁兒子、門生前度登高弱。情懷又惡。歎親友中年，不堪離別，況復久零落。長生藥，有分神仙難學。人生聊復行樂。百年半夢隨流水，半在南枝北萼。妾命薄，但寂寞、黃昏時聽城樓角。愁無可著。且取醉尊前，明朝休問，昨日已忘卻。²²

時南宋已亡國，「百年半夢隨流水」，今與昨彷彿只是一個轉身，不覺已屆知命之年，追悔之情無限，然已不可追。劉辰翁在自壽之時，遙念半生與親友久別，各自零落，情懷愁緒一時湧上，僅能自期取醉樽前，珍重當下。其友鄧剡也以〈好事近·壽劉須溪〉祝賀說：「百年方半日來多，且醉且吟去。須信劍南萬首，勝侯封千戶。」²³

韻〉(鬢雪今千縷)、「再用前韻」(放逐身藍縷)「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國脈微如縷)、「四用縷字韻，為王實之壽」(萬字如針縷)、「實之用前韻為老者壽，戲答」(身畔無絲縷)，宋·劉克莊著，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頁 84-92。下文後村詞皆出此本，僅於引文標記頁數，不另注。

²⁰ 《新編通用啟筭截江網》〈慶壽門〉之〈隨年甲慶賀詩詞類〉收錄一首方是間〈瑞鶴仙·自壽四十二〉作於 42 歲的自壽詞，應為少數之例。出自宋·熊晦仲輯：《新編通用啟筭截江網》辛集（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靜嘉堂宋刊縮印本），卷 1，頁 1094。

²¹ 宋·劉辰翁〈百字令〉之「少微星小」自注云：「僕生紹定之五年壬辰。」而〈鵲橋仙〉「自壽二首」云：「輕風澹月，年年去路。誰識小年初度。」「初度」為生日，自述生於「小年」，知其生於宋理宗紹定 5 年臘月二十四日。宋·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357、122。

²² 宋·劉辰翁：〈摸魚兒·辛巳自壽年五十〉，《須溪詞》，頁 526。

²³ 宋·劉辰翁：〈好事近·中齋惠念，賜詞俾壽，不勝歲寒兄弟之意〉，《須溪詞》，頁 67。

劉辰翁又次韻覆答云：「元度自傷來暮。」²⁴賀者以長壽祝之，並以醉吟形象寫之，而被壽者之覆答，常有年光消逝之慨。

至於劉克莊第一首「自壽詞」，推測應為今存最早的 52 歲自壽詞，原因在於這首詞較劉辰翁的「自壽詞」更具有總結前半生的意味。劉辰翁著重於心象的摹繪，劉克莊則強調仕履經驗的實際情況，〈最高樓·戊戌（1238）自壽〉云：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纔交卸，新銜又管華州山。怪先生，吟膽壯，飲腸寬。去歲擁旌旗稱太守，今歲帶苓簪稱漫叟。慵入鬧，慣投閒。有時拂袖尋種放，有時攜枕就陳搏。任旁人，嘲潦倒，笑癡頑。
（52 歲，《後村詞箋注》，頁 20）

此詞寫於嘉熙 2 年（1238）劉克莊 52 歲，時奉祠還鄉，主管雲臺觀。²⁵開篇從嘉定 12 年（1219）33 歲時自乞南嶽祠說起，歸鄉守祠，43 歲主仙都官、48 歲主玉局觀，51 歲又銜命主管華州雲臺觀，「累任作祠官」的經驗已非一兩次。上片運用「試說與君看」講述給某個對象聽的方式，引起聽者的好奇和疑惑：「怪先生，吟膽壯，飲腸寬。」原來後村先生平日吟詩特別有膽識，飲酒也格外豪氣，是因為長期以來屢次被彈劾，擔任的多是里居閑職，胸中有不平之氣。下片寫道去年還是坐擁旌旗的袁州太守，因被蔣峴疏罷，再歸守雲臺觀，今年又成了如同元結一般，帶著漁具的漫叟。²⁶接著寫慵入紅塵喧鬧、投閒置散的生活情調，而以曾優游華山的種放、陳搏²⁷作為出世高人的典範，不在乎旁人嘲笑自身的潦倒「癡頑」，劉克莊直至七十多歲仍認為自己對於出仕過於執著，而顯得「癡頑」。事實上，劉克莊在家鄉莆田乃是

²⁴ 宋·鄧剡：〈好事近·壽劉須溪〉，收入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4187。

²⁵ 職官五四〈任宮觀〉：「祠館之任，家居而食原祿，本出朝廷禮賢優老之意。」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35。南宋因疆域幅員銳減，貶謫往往奉祠還鄉，祠祿官制度也是使南宋政府冗員過多，造成財政負擔的原因之一。

²⁶ 〈元結傳〉：「公守著作不帶苓簪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齷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43，頁 4685。

²⁷ 種放「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陳搏隱於睡，「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分見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57，〈種放傳〉，頁 13422；〈陳搏傳〉，頁 13420。

作為地方鄉紳，引領地域文學的創作活動²⁸，旁人不至於嘲笑他，因此這個旁人乃是劉克莊假想的對象，以終日無所作為的漫遊生活對比經世濟民的價值觀。同年生日，劉克莊又作了另一闕詞〈鵲橋仙·戊戌（1238）生朝〉：

金風淅淅，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心事麴生知，怪此夕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態。人間何處有仙方，擘劃得二三百歲。
（52歲，《後村詞箋注》，頁22）

「戊戌自壽」強調的是「自」，這首題為「戊戌生朝」的詞寫的是「壽」，兩詞風格差異頗大。首韻之「金風」、「長少群賢畢會」表明劉克莊的生日在秋天，當日鄉里親朋齊聚一堂慶生。「平生心事」於此並未道出，只能訴之酒杯，尤其在生日之夜，更顯得惺惺相惜。據「戊戌自壽」，劉克莊在生日之際縈繞於懷的平生心事，即是「累任作祠官」的遭遇。轉入下片，從眼花、鬢白等生理變化，指出老態已無法遮掩，最後回到生日壽詞常用的主題，祈求長生不老仙方，從當下自況拉引至吉祥的寓意，如此一來，筵席壽會便不致於落入哀傷情調。此後一直到81歲，劉克莊留下19年自壽詞，若將「排年」的概念置於同一壽主的生命史，便儼然成為年誌的紀年書寫。

三、劉克莊「自壽詞」展現的生命歷練

劉克莊的生平出處經驗，根據摯友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²⁹，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遊歷時期（江湖遊士）、為宦時期（州府長官）、立朝時期（朝廷重臣）、里居時期（祠祿官），後三者是彼此交替的。劉克莊早歲為遊幕文人，33歲自請回到家鄉莆田守祠，後由門蔭補官為選人，38歲赴臨安改官，於此時認識書商陳

²⁸ 侯體健指出劉克莊早年為江湖詩人，後期因社會地位有極大的轉變，交往對象類型不同，連帶也影響其詩風，因此是鄉紳詩人。見氏著：《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頁81。

²⁹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94，頁7547-7564。

起，亦與江湖文人曾極、陶敖孫、孫惟信、戴復古諸人相善³⁰，不久陳起將劉克莊的《南嶽稿》收入《江湖集》。隨後劉克莊赴任建陽令三年，寶慶 3 年（1227）41 歲時，史彌遠（1164-1233）因濟王趙竑（?-1225）廢立之事藉故羅織梅花詩案，又稱江湖詩禍³¹，此事在鄭清之（1176-1251）的庇護下，劉克莊得以秩滿歸里，然從此仕途顛簸，屢經罷黜，累任祠官，先後主仙都觀、玉局觀、雲臺觀、明道宮等，74 歲因賈似道（1213-1275）掌權而被起用，入朝為官兩年，78 歲致仕。³²「江湖詩禍」後，劉克莊詩詞常出現不平之鳴，如：

〈賀新郎·宋菴訪梅〉：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後村詞箋注》，頁 318）

〈病後訪梅九絕〉：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併柳，卻被梅花累十年。³³

劉克莊自認一生並無其他過失，只因〈落梅〉詩得罪當權，因此仕進的機會整整推遲了十年。與劉禹錫（772-842）之詠桃、李泌（722-789）之詠柳而被貶謫的境遇相似，因文采風流，歌詠花柳而受罪。劉克莊對此事件多以「梅花詩案」稱之，而非「江湖詩禍」。直至 60 歲仍以〈雜記〉抒發數十年間受此謗議的悲憤，嘗云：

余每與游丞相及安晚諸公書言：「某中年婚嫁迫人，但得一粗官，苟俸祿以送老，足矣。雖凋郡邊城或總餉，亦願為。乃無故加以此名，幸無它過，今年之斥此罪也，明年之斥又此罪也，初負此謗未五十，今六十矣。惡名著身，

³⁰ 宋·戴復古：〈寄劉潛夫〉：「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見氏著：《石屏詩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 1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 7，頁 14 下。

³¹ 宋·陳起《江湖集》收劉克莊〈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言官李知孝指其「訕謗當國」。《江湖集》被劈板禁毀，詔禁士大夫作詩，江湖諸人被牽連，即所謂「江湖詩禍」，又稱梅花詩案。參辛更儒：〈後村先生劉克莊年譜〉，收入《劉克莊集箋校》第 16 冊，「附錄二」，頁 7728-7731。

³² 劉克莊的仕履經歷，參宋·林希逸：〈後村行狀〉、程章燦：《劉克莊年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辛更儒：〈後村先生劉克莊年譜〉。

³³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0，頁 578。

如染癩沐漆。」然詞窮理極，終不能免此等差使。³⁴

劉克莊每被詔入朝，謗議便隨之而起，旋即落職。究其因，緣於其性格勇於衝撞當權，且積怨難平，加上政治態度與權相史彌遠、史嵩之對立，並與鄭清之（別號安晚）等相對陣營的關係良好，反而致禍。「江湖詩禍」的罪名便經常成為政敵反覆攻訐的理由，是以屢起屢黜。下文將分述其五十、六十、七十乃至八十多歲之「自壽詞」，呈現劉克莊五十歲以後生命各階段的反思及自我觀照。

（一）五十歲—五十九歲：嗜進難平的奉祠里居

劉克莊五十多歲自壽詞計有戊戌（1238）52歲二首、己亥（1239）53歲二首、壬寅（1242）56歲一首、癸卯（1243）57歲一首、甲辰（1244）58歲二首。詞中經常描寫身體出現各種「老」的痕跡，如：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態。（〈鵲橋仙·戊戌（1238）生朝〉，52歲，《後村詞箋注》，頁22）

吾衰久矣，我辰安在，老之將至。（〈水龍吟·己亥（1239）自壽〉，53歲，《後村詞箋注》，頁35）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疏。（〈木蘭花慢·癸卯（1243）生日〉，57歲，《後村詞箋注》，頁78）

鬢雪今千縷。（〈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58歲，《後村詞箋注》，頁84）

剛邁入五十多歲，劉克莊因「新霜點鬢」而感慨老態無處躲藏，即將邁向耳順之年，又由「鬢疏」轉為「鬢雪」，在生日之時，特別關注眼花、鬢白、齒落等外貌的變化，透過生理機能逐年衰頹，以此點明「老」的到來。五十多歲這一階段的自壽詞，除了因生日而慨歎「吾辰安在，老之將至」，多以慵、懶、閑之江湖散仙的形象，傳達內心對仕途坎壈的不平之氣，如〈水龍吟·己亥（1239）自壽〉：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散人新號。起舞非

³⁴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12，頁4678。

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歎終南捷徑，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時休報。牀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淡詞，呷些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滿，又還因任，賽汾陽考。(53歲，《後村詞箋注》，頁36-37)

劉克莊「自壽詞」常以「先生」、「乃翁」、「老子」等稱號作為向他人自我表述的引言，如韓愈〈進學解〉自稱「國子先生」，歐陽脩〈秋聲賦〉自稱「歐陽子」，皆有前例可循。³⁵「臺郎」為劉克莊端平2年（1235）除樞密院編修官在朝時的職稱，歷時一年半，於端平3年（1236）被謗，歸里主玉局觀。嘉熙元年（1237）劉克莊出守袁州被彈劾，再度歸里奉守雲臺觀。今年己亥（1239）生日過後，即將「雲臺任滿」，劉克莊盼望能繼續留任祠祿官，認為奉祠里居的日子「賽汾陽考」，遠勝郭子儀（698-781）之位高任久。³⁶仕隱辯證是劉克莊「自壽詞」的主題，面對典籍中古人出處的仕隱抉擇，如終南捷徑、李愿歸盤谷、三顧茅廬等，由今之視昔，皆引人非笑。此詞認為自己太晚從官場抽身，昔日官秩頭銜亦頗為庸俗，楊惲及時行樂似狂、屈原行吟澤畔似怨、陶潛歸去欲眠似傲，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只是選擇了各自立身處世的姿態，劉克莊所指出的狂、傲、怨這三種類型，是他面對仕途受挫時，由衷而生的抵抗力量。表面上劉克莊說只想過著江湖散人頭簪野花、填闋小詞、喝點薄酒的恬淡生活，展現隨時可以拋棄官場的自信，然而心中之怨始終難以消解。

劉克莊雲臺觀任滿後，旋至廣州任轉運判官、廣東提舉等職，依官場慣例，所寫下的〈江東丐祠狀甲辰〉自述云：

某向來立朝補外，率以罪去。入則無詞以白大人，出則無顏以對親友。皆緣嗜進，且昧見幾。……不惟白頭母子得以團樂，亦使四方之人，皆知某今者

³⁵ 唐·韓愈〈進學解〉自稱「國子先生」，宋·歐陽脩〈秋聲賦〉自稱「歐陽子」。分見馬其昶校注：《昌黎先生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44-49；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5，頁256。

³⁶ 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主持官吏的考績達二十四次。參後晉·劉昫撰：《舊唐書·郭子儀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20，頁3467。

之歸，出於自請，而非為人之所驅逐。³⁷

「江東提刑辭免狀」反省仕途不順遂雖有外因，終歸咎自身之「嗜進」，於是自請歸去，不願再為人驅逐，盼能母子一家團聚。其後依然赴廣東之任，頗有治績，不久又遭彈劾，懷抱經世之志卻因人事波折再度退居崇禧觀³⁸，〈賀新郎·蒙恩主崇禧再用前韻〉雖說：「有檐間查查喜鵲，曉來傳送。」（《後村詞箋注》，頁 66）然而直到「壬寅（1242）生日」這年，這位恃才傲物的詞客很難得地在詞中流露自己的挫折感，對於出處產生了另一重體認。〈念奴嬌·壬寅（1242）生日〉云：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差覺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知道先生遠佞。假使文殊，攜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花堪散，亦無香積齋襯。回首雪浪驚心，黃茅過頂，瘴毒如炊甑。山鬼海神俱長者，饒得書生窮命。不慕飛仙，不貪成佛，不要鑽天令。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慶。（56 歲，《後村詞箋注》，頁 71）

不若其他自壽詞流露出的意氣飛揚、調笑自得，今年生日大家知道後村先生遠離佞人，門庭靜悄，無人以壽詞來祝賀，不似去年、前年在官府的壽宴特別熱鬧。劉克莊以《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來表明自己如維摩詰生病，然而即使文殊菩薩領眾菩薩來問疾，也不會有天女散花、不會有香積如來施作佛事。上片的意趣索落，轉入下片，重新領會出生命中重要的價值。回憶廣東瘴癘之行³⁹，翻山渡海，令人驚心，幸得鬼神饒命，雖避禍以全身，身心亦頓生疲病之感。在生命窮愁之際，他不再隨口漫道「任旁人，嘲潦倒，笑癡頑」（〈最高樓·戊戌自壽〉，《後村詞箋注》，頁 20），而是體認到闔家平安即是福。

事實上，劉克莊的「嗜進」之心並不曾稍減，隔年淳祐 3 年癸卯（1243）57 歲生日，主崇禧觀，里居莆田，隨即又興起「寶馬華軒無分」的感嘆，足見功名富貴之念縈心不去，〈木蘭花慢·癸卯（1243）生日〉云：

³⁷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76，頁 3440。

³⁸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辛丑（1241），令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其召命，主管崇禧觀。」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頁 7552。

³⁹ 宋·劉克莊〈水調歌頭·喜歸〉云：「遣作嶺頭使，似戍玉門關。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安。」（《後村詞箋注》，頁 54）赴嶺南猶如至玉門關，前程多風險。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疏。也慚愧君恩，放還田舍，免詣公車。兒時某丘某水，到如今老矣可樵漁。寶馬華軒無分，蹇驢破帽如初。浮名箕斗竟成虛，磨折總因渠。帝錫余別號，江湖聲叟，山澤仙臞。樽前未宜感慨，事猶須看歲晏何如。衛武耄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57歲，《後村詞箋注》，頁78)

此詞穿織著功名仕進和漁樵江渚兩條主線，一生進取，到頭來還是回到兒時嬉遊之所，而蹇驢破帽的形象更贏得聲叟、臞仙的別號，顯得徒勞。至於君恩未報、謁公車才是詞人積極爭取的目標，然而「折磨總因渠」，平生多難，實因追逐虛名所累，即使如此仍以「樽前未宜感慨，事猶須看歲晏何如」奮起，繼續等待時機，自勉如衛武公、伏生至九十多歲仍為國所用。這首「自壽詞」反映出即使歲月改變了劉克莊的形貌，卻無法磨損他仕進的決心，歸隱的逍遙只是一時的寬慰之辭。隔年甲辰(1244)〈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開篇又云：「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默望，故人明主。」(《後村詞箋注》，頁84)以反語來寫希冀獲得明主起用，「癡心默望」鮮明地呈現出劉克莊「嗜進」的期盼。至「再用前韻」時，則以帶有調笑性質的嘲諷反語，來寫自己的不在乎，〈賀新郎〉詞云：

放逐身藍縷。被門前群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黜比，老子多他兩度。袖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車邊望塵拜，免他年青史羞潘母。句曲洞，是歸路。平生怕道蕭蕭句。況新來冠欵敝弁側，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足低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託朱絃寫悲壯，這琴心脈脈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58歲，《後村詞箋注》，頁86)

此詞為次王實之韻，以「君按拍，我調柱」來寫兩人暇日以詩詞唱和之誼。劉克莊以「老子」自稱，不再管是非禮法，當及時行樂。這種心態的轉折，源於自己遭逢五度被罷黜放逐的悲壯命運，較柳下惠被三黜更多，剖析仕途失利的原因在於「不會車邊望塵拜，免他年青史羞潘母」，由於不諳官場規矩，只能與鷗鷺為盟，歸守崇禧觀。至於「平生怕道蕭蕭句」的滄桑、「欲託朱絃寫悲壯」的氣憤，只怕脈脈琴心也無人願意理解。不久除官，旋即被濮斗南上疏又罷，續主崇禧觀，作〈甲辰(1244)

書事二首〉並自和二十首，抒發屢遭謗禍的憤懣。⁴⁰劉克莊五十多歲的自壽詞語態狂傲，不斷因為境遇而重新思考官場功名對於自己的意義，以吟詩醉酒的形象來自我標榜，宣稱掛冠歸去的自得，只是一種故作不在乎的形象營造，實際上詞中經常浮現對官場仕途的期盼。

（二）六十歲—六十九歲：宦途蹇滯的歎命生涯

劉克莊六十多歲之自壽詞僅丁未(1247, 61歲)、癸丑(1253, 67歲)、乙卯(1255, 69歲)等四首。甫入耳順的前三年，手足和母親相繼離世，守喪制居家。⁴¹至辛亥(1251) 65歲再起，政治上亦多波瀾。這時期的自壽詞，不禁發出萬般是命的喟嘆，〈浪淘沙·丁未(1247)生日〉云：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夢到，帝所清都。骨相太清臞，謫墮須臾。今年黃敕換稱呼。只為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61歲，《後村詞箋注》，頁101)

淳祐6年(1246)耳順之年劉克莊入朝四個月，被彈劾再度守明道宮。此詞開篇追憶去年入朝權中書舍人，宮廷的儀仗隊伍映照著一介寒儒，欣喜著企盼已久的機會再度來到。今年詔書已經將職稱改換，原因有二：一是「只為此翁雙鬢禿，老不中書。」從韓愈〈毛穎傳〉：「中書君老而禿」⁴²之筆禿形象來自況，由於筆力頓減而難有作為，歸因於「老」；另一方面則是「骨相太清臞，謫墮須臾」，劉克莊將問題歸咎於天生福薄、骨相清癯，指向「命」。從「謫墮須臾」來看，天道雖能酬勤，然福薄者也難以消受，即使入朝當官，須臾就遭貶謫了。事實上，劉克莊奉命草擬政敵史嵩之致仕制，因執意以貶辭行之，始引起非議，而其在往後二十年後對史嵩之致仕一事始終津津樂道。這首「自壽詞」對於貶謫的理解與實際情況頗有落差，而

⁴⁰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6，頁894-908。

⁴¹ 〈六二弟〉：「自丙午(1246)至今(1262)，喪魏國、喪三季，又喪伯姊、長妹。」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60，頁6245-6246。

⁴² 唐·韓愈：〈毛穎傳〉，收入宋·李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793，頁4195。

劉克莊選擇將焦點放在仕途不順遂的自我解嘲。

淳祐 9 年（1249）鄭清之二登相位⁴³，起用劉克莊。劉克莊於 11 年（1251）四月供職，乞起復潘凱、吳燧，與鄭清之心意相忤，丞相遂曰：「千辛萬苦喚得來，又向那邊去。」⁴⁴後又進故事，言京尹趙德淵徵利，並奏事罷史嵩之復出之命。監察御史鄭發以觀望論列，梅花詩案被重提，除職與郡，守明道宮。⁴⁵為怕牽連前來送行的友人，劉克莊遂避而不見。⁴⁶在歸鄉途中聞鄭清之卒於位，旅哭甚哀。⁴⁷辛亥（1251）去國之事，成為劉克莊決心回歸故里的轉捩點，因此上書請求御賜宸翰，云：

公優遊里閭，作為新居，揭宸翰所賜樗庵、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⁴⁸

辛亥去國後，劉克莊感慨「某一生坐虛名負累，所得毫芒，而所喪丘山。六十再入已誤，六十五三入又大誤，幸皆不旋踵斥去。」⁴⁹為了追求官場虛名，身心損耗極大，因此「自辛亥（1251）以後，屏居田里十年，不與士大夫接。」⁵⁰宋理宗所賜二匾，「後村」為地名，「樗庵」為精舍名⁵¹，為劉克莊奉祠鄉居時的居所。由臨安歸鄉時作〈送葉大明序日者〉云：

43 〈鄭清之〉：「鄭清之……淳祐再相，已毫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宋·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下，頁 293。

44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後村行狀〉，頁 7556。

45 〈嚴懋上舍詩卷〉：「辛亥（1251），自右螭兼倬直去國，御史劾余，猶提起梅花舊話。」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09，頁 4518。

46 詩題自述〈辛亥（1251）去國，陳宗之、胡希聖送行，避謗不敢見。希聖贈二詩，亦不敢答。乙卯（1255）追和其韻〉，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22，頁 1217。

47 宋·劉克莊〈水龍吟·辛亥（1251）安晚生朝〉九月賀鄭清之壽，云：「待角巾東路，蹇驢北阜，伴公遊釣。」（《後村詞箋注》，頁 105）不久鄭清之逝於任上，劉克莊因朝中多方勢力被貶還鄉，歸途更顯哀淒。

48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後村行狀〉，頁 7558。

49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31，〈答鄉守潘宮教〉，頁 5299。

50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81，〈繳李桂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奏狀〉，頁 3596。

51 〈求宸翰奏札辛亥〉：「所居田舍，地名『後村』。……去家三里有小精舍，山多古木，取莊周語曰『樗庵』。」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78，頁 3502-3503。

今蒙寬恩放歸田里，睡至日高丈五，坐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書不觀，焚筆硯不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向之且拜且立，且備顧問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哉。⁵²

宦宦生涯既要重視儀節，問政亦勞心費力，不如歸返田里享受無拘束的閒逸生活。因此劉克莊於癸丑（1253）生日再得明道祠時，以物外閑人的旁觀姿態來嘲笑追求官場名利者，〈水龍吟〉云：

依然這後村翁，阿誰改換新曹號。虛名砂礫，旁觀冷笑，何曾明道。吟歇後詩，說無生話，熱瞞村獠。被兒童盤問，先生因甚，身頑健，年多少。不茹園公芝草。不曾餐安期瓜棗。要知甲子，陳搏差大，邵雍差小。肯學癡人，據鞍求用，染髭藏老。待眉毛覆面，看千桃謝，閱三松倒。（67歲，《後村詞箋注》，頁108）

開篇用「依然」表明這幾年習慣被村民稱呼為「後村翁」，並沒有任何官署的新封號。詞中指出紅塵中人無法跳脫欲求和名利場的操控，直到年老仍汲汲於求用爭名，實是癡人尚未明道，所有人的路途最終都是虛名沙礫一場空。劉克莊里居餘暇，常和人聊些趣味的話題，或與社友吟詠一些無傷大雅的歇後詩，如以「老」同題唱詠，詠老儒、老道、老僧等⁵³，兒童們也樂意與之親近，問起老先生的年紀。後村今年生日比邵雍 67 歲大，比陳搏 80 歲小，祈願等到如長壽仙人一般眉毛覆面，看盡物換星移。詞中如「何曾明道」、「肯學癡人」之語態狂傲，其他語意則屢次見於他處，推測此年自壽詞乃閒中打發時間自娛，並未特別出色。

年近古稀，劉克莊的功名之想已趨淡薄，〈最高樓·乙卯（1255）生日〉回首平生之際，因嘆老而作自壽詞二首，云：

吾衰矣，百事且隨緣，隻字不牋天。幾曾三宿為歸計，更巴一歲是希年。記兒時，聞祖父，說隆乾。我不與少年爭遇合。你莫共老僧爭戒臘。靴皸面，悅垂肩。錦袍奪去饒之問，虎皮撇起付伊川。騰空身，無長物，可飛仙。

⁵²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96，頁 4058。

⁵³ 〈刻楮集後序〉：「前社友多詠諸老，如老儒、老僧、老道士，余亦效顰。」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98，頁 4111。

(69歲,《後村詞箋注》,頁110)

劉克莊曾經執著地留戀京師,遲遲不行,如今再一年就是古稀之年,不免感到自己的衰老。劉克莊自壽詞少有追憶之詞,此處憶及父祖家風,祖父劉夙更為孝宗隆興、乾道第一流人物,不無隱含對自身遇合的感慨。在閱歷世事之後,劉克莊體認到人即使憑藉著胸中的意氣,也有許多無能為力的時刻,早已放棄行文以祭告上天自己的處境,百事只能隨緣。此處以少年、老僧對舉,年少求用爭遇合,如劉克莊一生官場強笑至面似靴皮,也曾如宋之問賦詩奪得錦袍⁵⁴,如程頤談《易》令張載心折而徹起虎皮⁵⁵,少年賦詩論道意氣風發的競技時光,至老來如僧入定,孑然一身,只願「更巴一歲」,希慕延年添壽。接著劉克莊又反省自己無論隱居、出仕,都不盡如人意,詞云:

吾衰矣,不慕勒燕然,不愛畫凌煙。此生慚愧支離叟,何功消受水衡錢。錯教人,占卦氣,算流年。漫摘取野花簪一朵,更揀取小詞填一箇。晞素髮,暖丹田。羅浮杖勝如旌節,華陽巾不減貂蟬。這先生,非散聖,即臞仙。

(69歲,《後村詞箋注》,頁111)

劉克莊年老體衰,已不再羨慕立軍功,不求成為畫於凌煙閣的功勳之臣。回首人生路既無法過著支離叟的隱逸生活,實際也無所施為,無功領受天子俸祿。請人占卦、卜算流年,預測何時立功揚名,最終諸事無成,只顯得徒然。如今後村先生如安於禪的散聖,又如居於山澤之臞仙,認為竹杖勝過旌節,道教仙人陳搏服華陽巾的高逸形象,也勝過中書宰相的籠巾貂蟬,滿足於當前鄉野簪花、晞髮、填詞的生活。劉克莊早年透過骨相、卦氣、流年等命理推運,卜以決疑,預測未來,這些曾給他一絲希望的命術之言,在實際的生活中並沒有發生,所以他感嘆「錯」了,算不準。如其〈命拙〉詩所說:「早知不是封侯相,簞笠何因肯出村。」⁵⁶在歷練過後,將事物的變化歸諸到命定和流年運勢,對命限了然於心,以此來解釋自己所遭遇的各種

⁵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文藝·宋之問傳》,卷202,頁5750。

⁵⁵ 宋·程頤、程顥:《二程語錄》,收入清·張伯行訂:《正誼堂叢書》(清同治5年〔1866〕福州正誼書院刊本),卷17,頁19。

⁵⁶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3,頁154。

事件，對於功名富貴轉頭空的體悟，不再只如早歲的故作寬慰，而是了然於心，官場功名的得失卻始終縈繞於懷。

（三）七十歲—七十九歲：優游得志的自詡自嘲

年入古稀，劉克莊仍管明道祠，然而其際遇至 74 歲又有意外的轉折。開慶元年（1259）賈似道解鄂州之圍，景定元年（1260）入朝，往後近二十年至南宋覆亡，皆由賈似道總攬朝綱。劉克莊為賈似道之父賈涉（1178-1223）之門生故舊，由此進用。⁵⁷景定元年（1260）起，74 歲的劉克莊老來運開，年年受封，尚在道中即除新職，元年（1260）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史館同修撰。2 年（1261）兼侍講、除兵部侍郎，3 年（1262）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乞納祿，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師相賈似道賦詩送行。4 年（1263）以明堂大禮恩，加封開國子。5 年（1264）78 歲因腰傷目痛，申乞致仕，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至度宗時仍受加封，咸淳元年（1265）轉正議大夫。劉克莊這一時期的自壽詞最多，除 75 歲未見有自壽詞，從 70 歲至 79 歲皆有作，76 歲則以唱和組詞的形式呈現。以下將分述劉克莊於守明道祠、受封赴京闕、乞年致仕三個階段「自壽詞」的內容和心境。

劉克莊於 69 歲生日時說「更巴一歲是希年」，進入古稀，年歲已是他更在乎的事情，若能優游卒歲，即是福氣，如〈水龍吟·丙辰（1256）生日〉七十大壽云：

兒童不識樗翁，挽衣借問年今幾。少如彥國，大如君實，披襟高比。德業天淵，有些似處，鬚眉而已。願老身無事，小車乘興，名園內，行窩裏。做取出關周史，莫做他下山園綺。從人謗道，是浮丘伯，是庚桑子。背偃肩高，幅巾藜杖，敝袍穿履。向畫圖上面，十分似箇，見端門底。（70 歲，《後村詞箋注》，頁 113）

⁵⁷ 方回指出劉克莊晚年失節，「晚為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容堂』之句，豈欲以諛免禍耶。」見〈跋劉後村晚年詩〉，元·方回：《桐江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第 14 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 4，頁 239。劉、賈二人私交甚篤，壽賈詞皆為諛詞，然也流露感念之情，參余筠珺：〈論南宋中晚期「壽賈詞」的歌頌詞風〉，《中國韻文學刊》30：3（2016.7），頁 63-70。

開篇由兒童天真的詢問引出年歲，兒童不認識後村先生，自然也不了解往昔的種種事蹟，如眼前所見只是一個老翁，「樗翁」來自精舍「樗庵」之稱號，有御賜宸翰為匾。劉克莊自壽詞常以北宋「洛陽耆英會」諸子入會的歲數來數算自己的年歲，如此時 70 歲，比富弼（字彥國，時年 79 歲）與會之年小，長於司馬光（字君實，時年 64 歲）。耆英會諸子多為宰輔之材，劉克莊認為自己只有鬚眉足以比勘，德行功業則相去甚遠，今年的生日願望希望能如邵雍之耕讀於安樂窩，以幅巾藜杖的野人裝束自傲，這樣的形貌極似皇宮門上所畫的門神。劉克莊慣常以典故及對句來凸顯出世和入世的高下優劣，認為與其像商山四皓下山輔佐漢主，不如像老子出函谷關而去，即使遭旁人訕笑為如列仙之徒的浮丘伯、如遠離仁智的庚桑子，也無所謂。

劉克莊以狂傲之氣來展現自身絲毫不在乎世俗的價值和眼光，實際上這些世俗價值是他個人內心強烈的投影。這個時期的自壽詞，宛如自畫像，透過他者或自我觀看，來呈顯年歲形貌、生活野趣乃至心境轉折。例如另一首七十大壽的〈水龍吟〉自述：

即今七十平頭，豈能久作人間客。左車牙落，半分臂小，幾莖鬚白。挾種樹書，舉障塵扇，著遊山屐。任蛙蟆勝負，魚龍變化，儂方在，華胥國。島大功名官職，眼中花須臾無迹。小兒破賊，二郎作相，有何奇特。同輩蕭疏，且留鐵漢，要摩銅狄。向寶釵樓裏，天津橋上，月明橫笛。（70 歲，《後村詞箋注》，頁 114-115）

此詞直接點出今年七十歲，已是牙落、臂瘦、鬚白的老翁形貌，來日恐無多。日常多以避世士的活動舉止來凸顯個人的形象，讀無用之種樹書、以扇遮擋塵汗，優遊於山水間。心態上則笑看人間的勝負變化，世俗之人尚在夢境裡渾然未覺，功名官職轉瞬成空，因此像謝玄破賊、王祐盼望兒子作宰相，這些功業都像鏡花水月，不值得稱奇。如今與劉克莊同輩者已逐漸凋零，盼望自己能久作人間客，再過些閒逸的日子。隔年〈水龍吟·丁巳（1257）生日〉又透過鏡子來寫自己的形象，云：

不須更問旁人，勸君自拂青銅照。幅巾短褐，有些野逸，有些村拗。兩度呼來，也曾批敕，也曾還詔。笑先生此手，今堪何用。苔磯上，堪垂釣。白

雪新腔高妙，把儂家調疏稱道。《六韜》未試，〈抑〉詩未作，如何歸老。玉帶金貂，星兒快活，天來煩惱。待自戕年甲，繳還官職，換山翁號。（71歲，《後村詞箋注》，頁118）

即使鏡中的自己早已是村夫野老的形貌，然而此生仍有做過些許得意之事，不僅兩次進入朝堂批敕，更繳還政敵史嵩之詔書⁵⁸，可稱一生功業。曾經秉筆直書的這雙手，如今僅剩些許用處，或臨江垂釣、或譜些下里巴人的曲調，只是胸中尚有經略天下、針砭時政的理想，又如何能歸老鄉里呢？至此，劉克莊終於在詞中直白地指出求用於世的心跡，然而旋即又逸向歸隱之途，以不在乎的口吻，說著加官晉爵的事情，就交給上天來煩惱吧。至於自己也將繳還官職，辭去守祠的職務，換成山翁的稱號。

之後幾年「自壽詞」轉以「繳還官職」一事來烘托自己對仕途的不在乎，進而描寫歸隱的生活情調，如〈解連環·戊午（1258）生日〉云：

旁人嘲我，甚鬢毛都禿，齒牙頻墮。不記是何代何年，盡元祐熙寧，儂常暗磨。退下驢兒，今老矣豈堪推磨。要掛冠神武，幾番說了，這回真箇。親朋紛紛來賀，況弟兄對榻，兒女團坐。願世世相守茅檐，便宰相時來，二郎休作。白苧烏巾，誰信道神仙曾過。揀人間有松風處，曲肱高臥。（72歲，《後村詞箋注》，頁129）

此詞以旁人的訕笑來寫自身的老態以及不合時宜，即使默不作聲，心裡也知道自己是已是不堪再推磨的一匹老驢，說過很多次要掛冠退休，這次是真的要退了。但願往後皆能如今年壽宴，親友團圓，即使有宰相來訪，兒孫輩們也不要出山去做官，不如過著高臥聽松風的神仙生活。又〈木蘭花慢·己未（1259）生日〉仍寫掛冠之事，云：

新來衰態見，書懶讀，鏡休看。笑量窄才慳，卷無警策，杯有留殘。思量減些年甲，怎奈何鬚與鬢難瞞。假使詔催上道，不如敕放還山。數年前乞

⁵⁸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若為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筆何所依據。」劉克莊數次上奏史嵩之應行貶辭致仕。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94，頁7554-7555。

挂衣冠，耄矣尚盤桓。且行歌拾穗，未應天上，解勝人間。仙家更無理會，至今傳都廁處劉安。莫怪是翁矍鑠，止緣老子癡頑。(73歲，《後村詞箋注》，頁131)

此詞依例稱揚行歌、拾穗的隱逸生活，而求用之心卻越見強烈。明知衰態，謙稱自己無材量、無警策，卻仍有「假使詔催上道」的假想，此時距辛亥（1251）去國已將近十年，明知無望，劉克莊仍希冀朝廷重新起用自己。事實上劉克莊很清楚自己「耄矣尚盤桓」的矛盾，從數年前就上乞掛冠，越是在乎越是想放下，至今卻還抱持著再度被起用的假想。始終堅持出仕的信念，或許是緣於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和難以自棄，也因此經常以睥睨的語調嘲弄紅塵之人，實則是對自我的嘲弄。最後反以劉安的傳說來表示仙家未必比人間好⁵⁹，於是以老當益壯、精神矍鑠的馬援自期⁶⁰，正面肯定自己積極入世的「癡頑」。

景定元年（1260）賈似道於鄂州大捷後班師回朝，劉克莊「方奏疏引年。六月除秘書監，令守臣以禮津遣。八月，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⁶¹宋代士大夫辭官的風氣，情況最多者為引年乞休，既辭不獲的始就任。⁶²劉克莊亦乞引年者再，皆不允，如〈乞引年奏狀〉之〈貼黃〉云：

使朝野之人皆知今者之歸，出於自請，足以湔洗三黜之羞，結裏一生之事。⁶³奏狀中表明三黜之羞為劉克莊一生掛懷之事，因此要使朝野皆知今日之歸乃出於自請。而在確定就任後，劉克莊於〈七十四吟〉十首之七寫道：「客自京師傳吉語，放歌不覺有和音。」⁶⁴對於老來運開，再獲起用，心情十分愉快，當年秋天生日作〈鵲橋仙·庚申（1260）生日〉云：

⁵⁹ 劉安因舉止不敬而無法上天，仙家不理會且令之謫守都廁三年。晉·葛洪：《神仙傳》，收入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8，頁53。

⁶⁰ 〈馬援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引自劉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24，頁841。

⁶¹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卷194，頁7559。

⁶² 王德毅：〈宋代士大夫的辭官〉，《臺大歷史學報》22（1998.12），頁31。

⁶³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77，頁3477。

⁶⁴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31，頁1661。

香芸辟蠹，青藜燭閣，天上寶書萬軸。前回讀得未精詳，更罰走一遭重讀。
松風如故，丹爐如故，坐閱人間陵谷。回頭調戲竊桃兒，且寧耐等他桃熟。
(74歲，《後村詞箋注》，頁145)

上片以劉向於天祿閣校書遇到一位來自天上持青藜杖的老人，巧寓自己獲任秘書監一職，只因昔日入朝尚未讀得透徹，上天罰走一遭再重讀，將朝廷比喻為天宮。下片則以坐閱人間陵谷、看盡世事變遷的姿態，戲語因竊王母仙桃而被謫凡的竊桃兒，等待時機成熟，即可再回仙界。全詞語氣輕快，呈現當下一派閒適的生命情境。而〈好事近·壬戌生日和居厚弟〉追和劉希仁的賀壽詞，云：

老不計生朝，慚愧阿連書尺。雪鬢霜髭不管，管眼腰黃赤。待將心事自
賤天，莫費子公力。乞賜先生處士，換一張黃敕。(76歲，《後村詞箋注》，
頁149)

此詞充滿個人的自由意志，一反69歲生日所說的「隻字不賤天」充滿消極的氣息，此際則認為心事由自己祭告上天，自然能與天意相通，不須假手他人之力，我命由我定。今年生朝，處士雖老，卻不理會年歲與鬢白，只在意官服腰帶的品級和皇帝的詔書。

劉克莊因高壽而有機會再獲朝廷起用，對於上天懷抱感恩，是以〈漢宮春·癸亥(1263)生日〉云：

老子今年，忽七旬加七，飽閱炎涼。夜窗猶坐書案，點勘偏旁。浮榮膜外，
這些兒感謝蒼蒼。試看取名園甲第，主人幾箇還鄉。淇澳磻溪二叟，向
王朝抑抑，牧野洋洋。申公被蒲輪召，來議明堂。平章前哲，駕青牛去底差
強。自槩括山歌送酒，不消假手君房。(77歲，《後村詞箋注》，頁163)

詞中以漢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迎魯申公，立明堂以朝諸侯為喻⁶⁵，顯見劉克莊晚年備受朝廷優禮。此年劉克莊衣錦還鄉，加以明堂大禮恩。在飽閱炎涼世態之後，想起自古名園甲第的主人到老不歸者多矣，自己能榮歸故里，且安坐於書桌點閱書籍、賦山歌飲酒，對於現狀充滿無盡的感恩。如其〈洞仙歌〉所說：「古來稀七十，添許

⁶⁵ 漢·司馬遷撰：《史記·儒林傳·申公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21，頁3121。

多年，贏得賤天致君事。」（《後村詞箋注》，頁 181）與命運抵抗了一生，最終贏得了劉克莊盼望的結局。78 歲劉克莊身體已有諸多病痛，因此守本官致仕⁶⁶，〈最高樓〉說：「辛亥（1251）後，六請掛衣冠。甲子（1264）始休官。」（《後村詞箋注》，頁 175）65 歲以後六度請求掛冠，長達十幾年，終於正式退休。而其退休生活則充滿閒逸之情，少了嘲諷和意氣用事，多了幾分寧靜，如〈解連環·甲子（1264）生日〉二首云：

揆余初度。笑汝曹緋綠，乃翁蒼素。一甲子帶水拖泥，今歲謝君恩，放還山去。政事堂中，把手版分明抽付。向門前客道，老子出遊，人不知處。小車萬花引路，又誰能記得，觀裏千樹。老冉冉歡意闌珊，縱桃葉多情，難喚同渡。買隻船兒，穩載取筆牀茶具。便芸瓜一生一世，勝侯千戶。（78 歲，《後村詞箋注》，頁 182）

懸弧之旦。憶爭騎竹馬，各懷金彈。恨歲月去我堂堂，向酒畔愁生，鏡中顏換。竈壞丹飛，慢追悔鄴侯婚宦。已發心懺悔，免去猴冠，卸下麟楦。依稀僕家鐵漢，雖末梢老壽，初節魔難。幸聞早省了柳枝，更送了朝雲，塵念俱斷。丈室蕭然，獨病與樂天相伴。但歸依西方，拈起向來一瓣。（78 歲，《後村詞箋注》，頁 183）

第一闋自稱「乃翁」、「老子」，以俗語彰顯豪情。自己拖泥帶水了一甲子，成了白髮蒼蒼的老翁，終於把手版交還朝廷，放歸還鄉，以劉禹錫桃花觀的典故，指稱前度劉郎今又來。然而今日歸來，已無男女情愛之思，而是要如陸龜蒙隱於松江舟船之上、如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過著隱逸的生活。第二闋則是劉克莊少數因歲月流逝而追憶往日的例子，卻仍未走入回憶深處，僅從無憂的童年一轉身，鏡中便換成借酒澆愁的容顏，仕途屢遭磨難，鐵漢如今已老，早放了琴客亦放下功名，心境寂然。

次年不再熱鬧的生日，又顯得有些冷清，〈解連環·乙丑（1265）生日〉云：

左弧懸了。把柴門門櫪定，悄無人到。慚愧得一二親朋，□□□□溫存枯

⁶⁶ 〈壬戌（1262）乞引年奏狀〉：「臣孱軀每遇寒暑燥濕之變必發病，於春夏，尚可支吾。偶在秋末（原作「末」，應是誤植），常是委頓。……察臣入仕五十四年，今已踰七望八。」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77，頁 3485。

稿。玉軸銀鈎，攬掇我比礪溪老。乏瓊琚可報，惟有聲聲，司馬稱好。卷收狨鞵錦襖，且行拾遺穗，醉藉芳草。做一箇物外閒人，省山重擔擎，天大煩惱。昔似龍鸞，今踏颯不驚魚鳥。願從茲享回仙壽，準汾陽考。(79歲，《後村詞箋注》，頁187)

此年生日門庭冷清，僅有親友來壽。準備收拾昔日官場的風光，不再扛起俗世的重擔和煩惱，又不禁想起昔日如龍鳳活躍的生涯，今日步伐輕緩，不再引起任何騷動。這些垂釣、聽風、行歌拾穗、浮舟寫字的歲月，描畫出隱逸高士愜意的生活圖景。如今「準汾陽考」，與53歲生日所說「賽汾陽考」相較，不再需要透過反語自我寬慰，因為自己已如郭子儀一般位高任久，更享有高壽。劉克莊七十多歲的「自壽詞」因境遇而起許多心境轉變，而其對出處的抉擇，更直白地反襯出五十、六十多歲時的無奈、壓抑和憤懣不平。

(四) 八十歲—八十三歲：老病更迭的隨緣知命

生命最後幾年，劉克莊飽受腳疾、眼翳之苦，左眼最後幾近失明⁶⁷，〈左目〉詩：「已盲猶赤痛，久不出雞窠。丹荔曾遺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腹奈饑何？二癖依然在，徒勞問眼科。」⁶⁸吃荔枝、燈下讀書對眼睛有害，然而劉克莊依然無法割捨這兩個癖好。丙寅（1266）八十大壽時以此自嘲，〈水龍吟·丁卯（1267）生日〉說：

此翁幸自偏盲，那堪右目生微翳。羽流禳謝，緇郎懺悔，天乎無罪。客曰不然，也因口腹，也因瞻視。汝夜披黃卷，日餐丹荔，貽伊感、將誰懟。長智都緣更事。盡今生十分珍衛。暮年怕殺，汗青蠹簡，擘紅高會。也莫貪他，君謨舊譜，子雲奇字。特邀張司業，看花題竹，韓家園內。(80歲，《後村詞箋注》，頁220)

⁶⁷ 〈與丞相書〉其一：「某春首平地失足一跌，傍有扶者，不至敗面，然腰腳閃肭，痛不可忍。……素無目疾，入秋忽左目赤痛，牽起右目，痛如剗割。」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34，頁5370。

⁶⁸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36，頁1941-1942。

80 歲的「自壽詞」忽地帶入親切的生活實感，自嘲為了吃荔枝、夜裡覽卷，眼疾更為嚴重，左眼最後幾近失明，卻慶幸只有偏盲，全無怨語，顯見其游心物外之樂天。

〈洞仙歌〉曾指出：「信醫言斷了重碧青紅，禁書殺，不遣高吟大醉。」（《後村詞箋注》，頁 181）在醫者的告誡下已戒掉荔枝，又不能喝酒，因此劉克莊晚年最害怕書被蠹蟲蛀，更怕有吃荔枝的聚會，會令之口腹難耐，也不能多翻蔡襄的《荔枝譜》，只好以昏花老眼，相約賞花。

此外，劉克莊丙寅（1266）八十大壽又作〈念奴嬌〉組詞 6 首，有三個特色：一是劉克莊身歷孝、光、寧、李、度五朝，熟知當朝掌故，年高德劭；二是環繞著「高壽」進行描寫，如「四朝遺老鬚眉白，巧曆不知其紀。」（《後村詞箋注》，頁 209）指自己乃四朝遺老，即使精於歷算者也無法知其壽；三為流露人生如寄、世事如幻之嘆，如「堪歎化鶴重來，但累累華表，舊人存幾。」（《後村詞箋注》，頁 209）亦有年歲日久，物是人非之嘆。如〈念奴嬌·丙寅（1266）生日〉五和云：

隆乾間事，兩翁有手澤遺編曾紀。余掌蘭臺，脩纂到景定初開忠邸。壞起復麻，奮塗歸筆，嚼碎張巡齒。德音猶在，非卿何足語此。老來茲事都休，問門前賓客，今朝來幾。達汝空函，投伊大甕內，誰曾提起。丹汞灰飛，黃梁炊熟，跳出槐宮裏。兒童不識，禿翁定是誰子。（80 歲，《後村詞箋注》，頁 212）

劉克莊於 69 歲生日曾云：「記兒時，聞祖父，說隆乾。」曾聽聞祖父談論孝宗朝掌故，孝宗「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⁶⁹「兩翁」指後村祖父劉夙、從祖父劉朔，劉夙嘗為編修官，劉克莊則在景定初年（1260）三入史館，修纂實錄至度宗進封忠王、立為太子，顯見劉克莊對於當朝史實極為熟稔，並且極為重視史學家風。⁷⁰除了修纂史書，自己也曾如張巡為了迎戰逆賊，嚼碎齒牙，繳還史嵩之詔書，不惜被貶謫。然而這些事蹟已不再被人提起，因而感慨人生一瞬，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寄寓窮通榮辱之理，才俊與富貴轉眼皆空，人生已然無所執著。

⁶⁹ 宋·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銘〉，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附錄三」，頁 7853。

⁷⁰ 〈送德甫侄省試〉：「二魁家有樣，四世里興賢。」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30，頁 1591。

最後劉克莊在〈念奴嬌·丁卯（1267）生朝〉云：

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弧矢。翁道暮年惟隻眼，不比六根全底。常日談玄，餘齡守黑，赤眚從何起。鬢鬚雪白，可堪委頓如此。心知病有根苗，短檠吹了，世界朦朧裏。縱有金篦能去翳，不敢復囊螢矣。但願從今，疾行如鹿，更細書如蟻。都無用處，留他教傳麟史。（81歲，《後村詞箋注》，頁219）

81歲最後的「自壽詞」指出今年不辦壽宴，左眼已盲，仍以談玄守黑解頤。體悟到人壽燃燭，風吹燈盡，心知一切隨緣有定。劉克莊於己巳（1269）83歲正月卒於里第，至此三十年間的「自壽詞」，已道盡生平心曲。

四、後村別調：自我形象的抉擇

淳祐10年（1250），劉克莊64歲之際，在送給畫師陳汝用的文章，清楚表明他在朝官、儒士、高逸之士三者之間的形象抉擇，而認為高逸之士最為切合他的自我形象，〈又贈陳汝用〉云：

畫者為余記顏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暮年悉發篋而焚之。陳生汝用獨為長松怪石，飛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間，見之者皆曰逼真。⁷¹

劉克莊「自壽詞」宛如自畫像，梳理諸多內在心境的轉折起伏，尤其朝衣朝官、幅巾杖藜的兩種自我形象，反覆在「自壽詞」中周旋，更多時候，「自壽詞」大量傳達出他在仕途上的企圖心，以及頻頻受挫所引起的憤怒怨懟，從朝廷數次起用，劉克莊喜形於色的反應，皆顯見他對朝官身分的執著。而儒衣儒官的形象亦可由後村詞風見出端倪，劉克莊有意識地在詞中避免描寫兒女情長的內容，而形成「後村別調」，

⁷¹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06，頁4424。

與其身為理學家的儒者背景相關。⁷²實際上，畫師筆下的三種形象皆「逼真」，他者眼光所及，皆能窺得一端。至於劉克莊認為最「逼真」的自畫像，也是他最想展現於眾人目光之下的則是幅巾杖藜的高逸形象，也因此，「自壽詞」經常鋪陳他如何積極的投入在隱逸高士的角色之中，並傳達這個角色帶給他的愉悅感。例如 70 歲生日的形象：「背偃肩高，幅巾藜杖，敝袍穿履。向畫圖上面，十分似箇，見端門底。」（〈水龍吟〉，《後村詞箋注》，頁 113）與〈又贈陳汝用〉所言相符。綜觀而言，這些形象的標榜或揚棄，呈現劉克莊反覆的仕隱之辨，高逸之士睥睨世俗的形象，是劉克莊在仕途受挫時，藉由標榜不同流俗，安頓自我的方法，在優游山水的姿態裡，往往穿插著怨怒和狂傲的聲音，二者皆出自心中的不平之氣，成為後村詞的主要特色，形就了與南宋詞壇迥異的《後村別調》。

（一）從「自賤年甲」到「箋家譜年」的時間意識

劉克莊「自壽詞」的小題標示出明確的紀年，其作品也常標注創作時間或事件發生的時間，顯見其具有明確的時間概念。而其留存的「自壽詞」為兩宋詞人之冠，亦可知劉克莊習慣在新舊歲交替之際，為個人昔日的、未來的生命史進行反顧和瞻望，進而從中展現個人形象。由於生日代表某種時間座標，回顧反省、總結往歲一年，並與其他時間點相互參照，因此「自壽詞」的書寫，著重於個人的自我表述和強烈的時間意識，逐年的「自壽詞」即是自我在時間之流中歸結出的生命歷程。劉克莊「自壽詞」的自我形象經常環繞著「老」的意識，一來是「自壽詞」的寫作多在五十歲以後，年齡上有所限定；二來時間的流動和今昔對比，經常能凸顯個人形貌，甚至是心境的變化，也因此，劉克莊「自壽詞」常藉由外貌轉變來描述老態，

⁷² 劉克莊家族自祖父劉夙起，師承鄉先賢林光朝（1114-1178）之艾軒道學，劉克莊屢次述及家學，而於〈陳光仲常卿墓誌銘〉自道自幼抄誦「艾軒遺文」。見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65，頁 6420。劉克莊更親炙當世大儒真德秀（1178-1235），除了理學、文章的影響，仕途上亦受到真德秀的提攜，參王宇：《劉克莊與南宋學術》，頁 134-142。另參張春義：《宋詞與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從詞人與理學道統的淵源來討論理學對於詞人創作的影響。

或以兒童詢問年紀來提引年歲的落差⁷³，鋪陳「老」的寫作技巧多樣而巧妙。此外，隨著時間的流逝，心境上由慕老、歎老、驕老或衰老，不管那一種心境，都可見生日之時，劉克莊特別容易處在數算年歲的狀態，對於老的在意，大概隱含著一事無成的憂懼，可見劉克莊「自壽詞」顯露出對於時間和生命流逝的焦慮，發而為對多重自我形象的反覆標榜和揚棄。而其數算年歲的方式，最常運用北宋「洛陽耆英會」老而賢者 13 人「序齒不序官」⁷⁴的典故，透過與諸老成員的年齒差距，來數算自身的年歲。例如 53 歲之「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耆英會。」盼能長壽；70 歲之「少如彥國，大如君實。」點出自己的歲數；80 歲之「檢點洛下同盟，蕭疏甚，白髮戴花人幾。」寫故舊凋零，而「晚會耆英，未論爵德，鄉曲無如齒。」則言耆英會中無有如己之年齒者。耆英會成員的年歲，收錄於類書「排年事實」中，是壽詞常用的格套之一。⁷⁵

劉克莊具有強烈的時間意識，紀年已成為他的寫作習慣。如〈水龍吟·丁巳(1257)生日〉云：

待自賤年甲，繳還官職，換山翁號。(71 歲，《後村詞箋注》，頁 118)

又如〈水龍吟〉說：

題詩信意，也書甲子，也書年號。(《後村詞箋注》，頁 40)

「自賤年甲」乃是以文字為生命留下刻痕，雖然劉克莊說書寫甲子、年號，僅是「信意」為之，然而漫不經意的背後，實際上是他對自身作品抱著傳世的自覺。據〈明道祠滿〉一詩所述：

⁷³ 如〈水龍吟〉：「被兒童盤問，先生因甚，身頑健，年多少」；〈水龍吟〉：「兒童不識樗翁，挽衣借問年今幾」；〈念奴嬌〉：「老逢初度，小兒女盤問翁翁年紀」；〈念奴嬌〉：「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弧矢。」分見宋·劉克莊：《後村詞箋注》，頁 108、113、206、219。

⁷⁴ 司馬光撰〈會約〉八條，見明·司馬晰編纂：《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7，頁 146-147。〈文彥博傳〉：「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313，頁 10293。

⁷⁵ 劉馨珺：〈北宋洛陽耆英會——從碑銘談士大夫的交往活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2008.11)，頁 1-41。

初作衡山香火緣，不教俗事到吟邊。清狂疇昔有三稿，警策即今無一聯。汝輩未宜輕宿士，此翁猶及見先賢。丁寧稚子收殘草，他日箋家要譜年。⁷⁶

劉克莊曾焚毀舊稿少作，「少作幾千首，嘉定己卯（1219），自江上奉祠歸，發故篋，盡焚之，僅存百首，是為《南嶽舊稿》。」⁷⁷極為重視自己的文稿。若由末聯「丁寧稚子收殘草，他日箋家要譜年。」可知包括自壽詞在內，大量書寫甲子以紀年的習慣，除了作為生平的紀錄，也是為了作品傳世之用。宋人在整理前人文集時，為了替文學作品繫年，往往為文學家編輯年譜，南渡以後也為本朝人編年譜。⁷⁸年譜的編纂盛行於南宋，因此劉克莊此處所謂「譜年」，即是指製訂年譜，也就是編年的個人史。淳祐8年（1248）起林希逸已在刊刻劉克莊作品，先是出刊《後村集》（又稱《後村居士集》或《前集》），其後又有《後集》、《續集》、《新集》，共四集。劉克莊亦參與編纂，於《續稿》自跋：「《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1249），至寶祐戊午（1258）十年間之所作也。」⁷⁹作品紀年詳細。過世兩年後，季子劉山甫於咸淳6年（1270）匯刻四集為《後村先生大全集》兩百卷。⁸⁰直至今日，宋版《後村集》仍有多種存世版本。⁸¹劉克莊從「自壽詞」到個人編年文集的出版，從個人有限的生命史到作品的傳世，大量的甲子紀年，最終使自我形象因此長久地凝定在文字之中，完成了傳世的企盼。

（二）從「性情說」到《後村別調》的形成

劉克莊以「性情說」破除理學家「貴理學而賤詩」⁸²的「性理說」，認為：

⁷⁶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21，頁1198。

⁷⁷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頁1。

⁷⁸ 吳洪澤：《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5），〈前言〉，頁3-5。

⁷⁹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93，頁7546。

⁸⁰ 劉克莊文集流傳情況，參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頁120-125、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299-1308。

⁸¹ 參張麗娟、程有慶：〈宋刻本《後村居士集》考證〉，《宋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107-111。

⁸²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111，〈怨齋詩存稿跋〉，頁4596。

變者，詩之體製也。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⁸³

從《詩經》至唐宋律絕，「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性情無今昔之異。」⁸⁴「性情」為古今創作不變的前提，而以各種樣貌呈現，如〈翁應星樂府序〉指出翁詞題材多樣，包括「說亭鄣堡戍間事」、「為閨情春怨之語」、「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最高者要如「陸（游）、辛（棄疾）二公有此氣魄」。⁸⁵由詩入詞，「性情」之作因時因人因體因事而異，雖氣魄有高下之別，卻各有精采，然而宋代理學家「嘲弄風月，污人行止」⁸⁶，嘲弄吟詠風月的詩人，對詞體更為蔑視。如〈跋黃孝邁長短句〉云：

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猶藝文之下者也。⁸⁷

劉克莊反對以二程為主的洛學對於小詞的鄙棄，於是將詞體與《詩經》比觀，從詩詞同體的觀點來論詞，認為詞體既能言志，且能言情。⁸⁸劉克莊主「性情」的詩學觀，連帶地影響到他在詞體創作的表現特質，例如〈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云：

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轉，總不涉閨情春怨。（《後村詞箋注》，頁 326）

後村詞體現的是〈國風〉等雅正之作，絕少詞體應歌侑觴的環境描寫，亦不涉及「閨情春怨」的追憶情調、惜花之情，可以說，女子情態已從後村詞中消失。後村詞與南宋詞壇追求「柔婉」、「著些豔語」⁸⁹的情調大異其趣，從「羞學流鶯百轉」可知劉克莊一開始就沒有要走軟媚的風格，而是試圖去寫出他自己，以及現實帶給他的想法，因而形成風格獨具的《後村別調》，被視為辛派詞人後勁。

劉克莊身為理學家後學⁹⁰，接受辛稼軒（1140-1207）抒發現實及懷抱的作品，

⁸³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06，〈何謙詩跋〉，頁 4413。

⁸⁴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97，〈宋希仁詩序〉，頁 4092。

⁸⁵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97，〈翁應星樂府序〉，頁 4083。

⁸⁶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11，〈怨齋詩存稿跋〉，頁 4596。

⁸⁷ 〈黃孝邁長短句跋〉：「蓋君所作，原於《二南》，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 106，頁 4425。

⁸⁸ 王錫九：〈劉克莊的詞學觀〉，《劉克莊詩學研究》，頁 99-105。

⁸⁹ 〈論詞四標準〉、〈詠花卉及賦情〉，見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頁 43、71。

⁹⁰ 〈詞曲概〉：「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12。當時

並欣賞稼軒致力於實際事功、英勇抗金等精神，其〈辛稼軒集序〉云：

余謂耆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作大聲鞞鞞，小聲鏗錡，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誦。⁹¹

柳永詞留連光景的情調，僅是歌詠太平，缺乏個人豪情意態的起伏跌宕，不若稼軒詞風展示了其時代的意義。劉克莊既欣賞稼軒有氣魄的雄渾之作，卻也不廢稼軒詞「穠纖綿密」的一面，可見其廣納各體的鑑賞力。只是後村詞有意識地避開書寫歌兒舞女的相思情調，也絕少如典雅詞人流連於往事之傷感，因此詞作情韻仍與善寫春情的稼軒詞不同，可謂變體中的變體。〈瓜圃集序〉指出：

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傲慢、褻狎、閨情、春怨之類，無一字及之。⁹²

劉克莊推許「有益世教」之作，認為遠勝閨情春怨的描摹，如其〈滿江紅·夜雨涼甚，忽動從戎之興〉云：

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後村詞箋注》，頁283）

詞人夜中生發「從戎之興」，抱負無可施展，只能從來客聽聞邊疆國事，關切卻無可奈何，於是教子吟誦無益世教之《花間集》，打發時間。也因此，後村詞有意識地在豪放與婉約、正體與變體中選擇，並實踐於創作之中。馮煦〈論劉克莊詞〉說：

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為，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胸次如此，豈翦紅刻翠者可比。⁹³

劉克莊與陸游（1125-1210）關切國事的襟懷略有彷彿⁹⁴，而不願在倚聲的翦紅刻翠之中消磨意志，以事功為職志，欲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則與稼軒相似。

大儒真德秀（1178-1235）請劉克莊編選詩歌，二人以「世教民彝」為標準。

⁹¹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98，頁4113。

⁹² 宋·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卷94，頁3975。

⁹³ 清·馮煦：《蒿庵論詞》，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595。

⁹⁴ 感時憂國的名作如：〈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國脈微如縷）、〈賀新郎·送陳真州子華〉（北望神州路）、〈沁園春·夢孚若〉（何處相逢）。見宋·劉克莊：《後村詞箋注》，頁89、10、231。

此外，後村詞以自我意識來表述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所引起的反思，其歷年的「自壽詞」展現得尤為明顯，面對屢遭彈劾的怨懣，一身抱負卻閒居偏遠的鄉里，只能反覆稱說隱居的好處，命運不經意的轉折，最後汲汲營營來到高位，少年也老了，從「自壽詞」中可見劉克莊複雜的性格。換言之，後村詞不再是書寫或呼喚普遍的人情經驗，少見一般詞家本色之自我哀憐的語調，個人意志在詞作中更為張揚，如「自壽詞」呈現出游離於塵俗之外的自我形象，經常表現出對這一切遭遇的蠻不在乎。事實上，他卻無法不在乎官宦生涯的毀譽得失，也因此牢騷滿腹，嘲弄滿紙。53歲自壽詞說：「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後村詞箋注》，頁36-37）劉克莊以「狂」、「傲」來寫「怨」，並上溯到《離騷》之「怨」，如：

自和山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水龍吟〉，《後村詞箋注》，頁38）

旁觀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翦眉〉，《後村詞箋注》，頁41）

詞中以〈詩大序〉之變風、楚騷之流亞自比，然其以「疏」、「狂」的形象來表現個人情志，加上後村詞作出現的「旁人」所擔當的功能，幾乎是以譏毀訕笑的形象出現⁹⁵，仕途長期不順遂，使內心蒙上一層被害意識，因此劉克莊之「怨」帶著悲憤的情調，與〈風〉、〈騷〉之怨的關懷有極大的落差。事實上，後村詞所呈現的狂傲之語，是造成辛派詞人被認為流於叫囂的原因之一，與〈風〉、〈騷〉相去更遠。招忌、受謗、見毀對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是一大挫敗和創傷，或可歸諸際遇和時運，個人性情則是處世的關鍵。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雖是儒家對君子理想人格的推崇，而現實人間眾多的怨與怒、哀與傷，應也在中國文學中形成某種傳統，受挫的文人在「得無怨乎」的狀態下，各自努力超拔出受到拘限的生存處境，此後境界便有小大之分，既怨且怒的後者，如劉克莊反覆掛念生平遭遇，或許才是實際上的多數。

⁹⁵ 劉克莊 72 歲仍守明道宮，詞中多次提及「旁人」，預設的「旁人」擔當的功能以此暗諷曾遭多次貶謫及他人的訕謗，如〈水龍吟〉：「從人謗道，是浮丘伯，是庚桑子」；〈解連環〉：「旁人嘲我，甚鬢毛都禿，齒牙頻墮。」分見宋·劉克莊：《後村詞箋注》，頁113、129。

五、結語

《後村大全集》中沒有出現「自壽詩」，卻留下諸多「自壽詞」，貫串了劉克莊五十多歲至八十多歲的生命歷練，和逐年的思緒起伏。後村「自壽詞」經常自述平生的仕宦遷移，形塑投閒置散的形象，其中有牢騷、蠻不在乎和幾分自以為是，並展現出調笑狂豪、積極奮起的意志力。本文依次分析其歷年的「自壽詞」，包括五十多歲對官場魏闕、山林江湖反覆辯證的心態；六十多歲退居故里，發出萬般是命的感喟；七十多歲老來運開，重新獲得起用後，對於歲月淹逝的數算；直到八十多歲眼盲腳疾，知天壽已至，晚年之際，達到閑靜舒徐的生命狀態。其「自壽詞」既如自傳，亦是自畫像，在朝官、儒士、高逸之士三種自我形象之間進行抉擇。劉克莊對朝官身份的追求，使他一生遭逢多次貶謫，歸里守祠，也因此在詩詞中抒發許多怨怒之音，而劉克莊的「怨」雖以楚騷自比，然而經常出之以狂傲之語，更對昔日政敵多所記恨，而形成與南宋雅詞相去甚遠的「後村別調」。辛派詞人被認為流於叫囂，源於其個人意志過於張揚，劉克莊「自壽詞」正集中表現了此一特點。此外，劉克莊以「性情說」提倡詩詞同體，不偏廢小詞，然其身為理學家的儒者身份，依然影響了後村詞的創作，不寫閨情春怨的女子形象，而以抒發自我情志為主。後村詞中絕少回憶往事，而是回歸到個人出身的歷史脈絡，可以說，由劉克莊的「自壽詞」可以發現他一直在期待走到某種榮耀的時刻。至於高逸之士，是劉克莊在詞作中反覆營造的形象，也是他認為最「逼真」的自我形象。劉克莊在「自壽詞」中大量書寫恬淡閒適的隱逸情態，急於凸顯某種生活姿態和價值，以此作為安頓仕途受挫的寬慰，即使蘇、辛詞也不常在詞中反覆強調自身存在的價值，至於一般詞作更不會觸及到這個層面，因此後村詞實深具個人鮮明的色彩。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定：《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劉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昌黎先生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 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樂府指迷箋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 宋·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張炎著，夏承燾校注：《詞源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 宋·程頤、程顥：《二程語錄》，收入清·張伯行訂：《正誼堂叢書》，據清同治5年（1866）福州正誼書院刊本。
- 宋·熊晦仲輯：《新編通用啟筭截江網》，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靜嘉堂宋刊縮印本。
- * 宋·劉克莊著，向以鮮、王蓉貴編：《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 *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 * 宋·劉克莊著，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1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元·不著撰人：《新編事文類要啟筭青錢》，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元·方回：《桐江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第14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6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司馬晰編纂：《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 * 王宇：《劉克莊與南宋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7。
- * 王明見：《劉克莊與中國詩學》，成都：巴蜀書社，2004。
- * 王述堯：《劉克莊與南宋後期文學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 王偉勇：《南宋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王德毅：〈宋代士大夫的辭官〉，《臺大歷史學報》22（1998.12），頁17-32。
- * 王錫九：《劉克莊詩學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7。
- 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

- 余筠琚：〈論南宋中晚期「壽賈詞」的歌頌詞風〉，《中國韻文學刊》30：3（2016.7），頁 63-70。
- 吳洪澤：《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5。
- 李紅霞：〈論南宋壽詞的分型及特徵——兼論祝壽文學的歷史演進〉，《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3（2005.5），頁 87-90。
- *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 洪文華：《辛派三家壽詞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 *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張春義：《宋詞與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 張麗娟、程有慶：《宋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景紅錄：《劉克莊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 程章燦：《劉克莊年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 黃文吉：《黃文吉詞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3。
- 劉尊明：〈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論中國古代壽辭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2（1993.6），頁 56-76。
- 劉馨琚：〈北宋洛陽耆英會——從碑銘談士大夫的交往活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2008.11），頁 1-4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g Zhang Can, *Liu Ke Zhuang Nian Pu* [The Chronicle of Liu Ke Zhua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1993).
- Hou Ti Jian, *Liu Ke Zhuang De Wen Xue Shi Jie: Wan Song Wen Xue Sheng Tai De Yi Zhong Kao Cha* [The Literary World of Liu Ke Zhuang: A Study of Literature Ecology in Late Song Dynast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ong] Liu Ke Xiang, *Hou Cun Xian Sheng Da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Mr. Hou Cun] Edited by Xiang Yi Xian & Wang Rong Gu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ong] Liu Ke Xiang, *Liu Ke Zhuang Ji Jian Jiao*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 of Liu Ke Zhuang's Anthology] Collated by Xin Geng R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Song] Liu Ke Xiang, *Hou Cun Ci Jian Zhu*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 of Hou Cun's Ci] Annotated by Qian Zhong Li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tore Press, 2012).
- Wang Ming Jian, *Liu Ke Zhuang Yu Zhong Guo Shi Xue* [Liu Ke Zhuang and Chinese Poetics], (Chengdu: Bashu Bookstore, 2004).
- Wang Shu Yao, *Liu Ke Zhuang Yu Nan Song Hou Qi Wen Xue Yan Jiu* [The Study on Liu Ke Zhuang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08).
- Wang Yu, *Liu Ke Zhuang Yu Nan Song Xue Shu* [Liu Ke Zhuang and The Academic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Wang Xi Jiu, *Liu Ke Zhuang Shi Xue Yan Jiu* [The Study of Liu Ke Zhuang's Poetics],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Zhang Hong Sheng, *Jiang Hu Shi Pai Yan Jiu* [The Study of Jiang-hu Poetry Schoo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